春在堂襍文

春在堂襍文六編三

德清俞樾

少蘭翁君傳

君諱傳煦姓翁氏湖南善化人福建鹽法道署按察使蘭畦公之長子也其世系詳余所撰蘭畦公家傳君兄弟二人分父之字以爲字故君字少蘭而其弟傳照則字少畦後君在閩寓關一齋少蘭名之曰魯君大喜曰甚善甚善遂自號魯齋云君之生也蘭畦公方爲福建莆城縣丞生八日而粵賊石達開自鉛山來犯公率兵拒之於二渡關母高夫人在署中或傳兵敗矣乃以君

付乳媼命速從其夫去而自握印挈二女坐井闌曰賊至則同死井中矣已而公戰大捷賊退乃始營求得君於四十里外襁褓中經歷大險竟無恙稍長課之讀讀不能多然能闇記終身不忘六歲懸腕書大字十一歲作小楷書十二歲作草書皆深得古法蘭畦公甚奇君嘗問汝知我作官樂乎曰百姓樂便樂矣公笑而頷之十五歲代父作書札曲盡事理光緒六年母高夫人病危君每日步禱於烏石山之神神廟在山巔風雨寒暑無間午夜則露跪中庭望北斗叩頭求延母命如是者一年母病竟愈人以爲孝感其明年兄弟同回楚應試

聞鄉里閒貧戶多溺女者君惻然與少畦謀以是年所入田租益以行囊所齎得錢如干凡生女貧不能舉者資助之居一年活女嬰六十有餘卞頌臣中丞聞而嘉焉書爲善最樂四字贈之非君意也中丞因是創設拯嬰局於長沙城中君亦蠲金以成其事計其金值穀千石中丞將聞於　朝請以樂善好施四字旌其閭君辭甚力中丞曰吾且成其高遂已其後中丞督閩浙君適仕閩未嘗以一牘相干也八年蘭畦公卒於位九年春高夫人又病乃使少畦奉父喪航海歸而君奉母陸行至浙之衢州母旋卒少畦又奔赴與俱歸治葬如禮既

免喪與少畦家居家中藏書甚富夏必曝之於庭立烈
日中不知熱雪夜屋漏數起守護不知寒人問何自苦
乃爾曰吾父以授弟讀者也少畦請編緝家乘君則大
喜曰吾弟此舉可謂有志矣居久之少畦以貧故勸君
仕不聽勸之益切君初以蘭畦公助晉振移獎得場大
使乃遵海防例以迴缺先注選籍光緒十六年選授福
建潯美場大使場官故與胥吏朋比若左右手吏亦不
知官尊視若雁行然君初任事有吏魁用敵體禮來見
閽者白某人拜會君怒曰吏也敢爾邪命翼日堂見羣
吏皆聳而君治事寬嚴相濟定各哨功過賞罰章程無

不悅服商船渡海例給驗符雖至丙夜必起爲鈐印不使留待明晨曰無誤其順風也鹽船持照配鹽或船至照未至許其自陳如數配運曰無使徒糜旅費也鄉間載薪來售者出口必令繳半課君曰無鹽何課也如不裝鹽免其繳課民皆感之初永春之民以新章計口銷鹽課增民病有陳拱者以此倡亂煽惑甚眾負販之夫嚮聚於一村落中曰林井抗不納課君單騎馳往以禮延見其父老出條教二嘉其守法者而戒其違者人心帖然又訪知蕭下鄉販私者以某某爲魁名捕得之械而巡於市一時改業者甚眾君在官不受分外一錢除

夕檢囊中止存錢千笑曰以此度歲清且閒矣有方豹侯者舊受蘭畦公恩知君貧以百金餽不受因以書告少畦曰撤捐萬難之時力御此金老兄亦可謂懸崖勒馬矣少畦以君爲場官無可展布徒博人稱廉吏亦無謂也乃賣田爲君捐輸開原缺以同知侯補去潯美曰民皆執香送輿前後相望而曩時用敵體禮來見之吏亦叩首車下走送八十里而後去君入都引 見還及滬少畦亦自湘至滬相見諭吏治得六十四則是日書生初見其年冬少畦亦以知縣仕江蘇君初不以少畦出山爲然蓋曩時父書留與弟讀之意也然少畦之才

實已可仕亦不圖止之與少畦書封題二弟爲國爲民
六字其兄弟相規切異恆情遠矣既至閩奉檄充鹽市
鹽局委員其地距省遠鹽亦極微君訪求積弊裁汰陋
規徵收逾額而私用奇窘又水土甚惡從者病有死者
君歎曰昌黎之詩不云乎致汝無辜由我罪并前官僮
僕死於是者而瘞葬之籌經費以祭之嗚呼可謂仁矣
既報滿受代還省踰半年得閩安分局之差而忽聞少
畦在鎮江大病航海來視止之不可及至已愈而君忽
大嘔血十數盂皆滿先是君家居時曾患瘧自首達踵
浮腫若瓠齒屭皆縚醫者謝不爲少畦禱於神請以身

代巳而果愈少畦謂神允其請預爲死計而亦不死然
兄弟兩人自此皆善病矣君嘔血凡十餘日始稍止少
畦諷君改官近省君以幸官先人遺愛之邦不忍棄仍
至閩閩督邊公寶泉及鹽道余公聯沅皆甚重之命筦
泉永官運總局兼理安溪永春永春乃蘭畦公舊治也
君喜曰吾得拜永春民建之翁公祠矣然又歐血血止
又患瘧少畦每日必禱於神申以身代之請君時劇時
瘥力疾至泉州書數語寄少畦曰沿途辛苦果如所料
瘧又作矣此絕筆也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庚寅卒於
泉州年三十有七君凡事退讓若不勝任而任事之勇

壯夫不能奪其言吶吶然而他人百思不能易其言性好施與見貧者必賙之或曰彼僞耳君曰皆疑其僞則窮人餓死矣在家時有湘陰令怍上官調辰溪虧帑銀甚鉅君僅與一面聞其語所親曰廉名吾不忍敗有死而已乃質田得二千金又貸於人得二千金代償之方書田券時有奔告者曰辰溪之檄又撤矣少睢目視君君若不聞者書券如故在閩時有同官素不相識卒而無以斂君質衣得洋錢十易錢萬使人與之餘錢數百買水仙花二盆繼而悔曰何不即以餘錢畀之乎妻徐宜人有賢德生子三長家琦次殤其三即生於君卒之

前三日少畦曰猶有天理此子必昌名之曰家理女子
子四存者一曰佩珍
論曰君爲人惟守蘭畦公遺訓以忠厚樸實四字自勵
嘗曰官是身外物名是終身事若有官而無名是求榮
而反辱嗚呼以君之志而又濟之以才使天假之年功
業當不在蘭畦公下乃未及四十而卒是可悲矣君與
少畦兄弟之篤爲當代所罕見余爲君傳兼以塞少畦
之悲且願少畦善自愛勿令蘭畦公之後竟無繼者也
傅君江峯傳
君諱岱字應谷其家譜名廣佐應試易今名傅氏浙江

諸暨人所居在邑東南曰梅嶺有谿山之勝因又自號曰江峯昆弟五人君居次父以子衆議異爨屢諫不從分居之後仍與諸弟從其父居後其五弟歿弟婦樓守義不嫁有欲奪其志者君力護持之許以已子爲之嗣事乃解今樓巳五十餘且抱孫焉於是咸稱君孝友云咸豐四年以詩賦受知於學使萬藕舲先生入縣學十應省試不售而文名藉藉里黨鬩爭延課其子弟歷主許氏黃氏斯氏虞氏徐氏趙氏周氏陳氏皆浙東巨族也其教人爲文論書理文法細入豪芒而君文章敏捷嘗一日成文十篇同人驚爲宿搆有二子曰振海曰振

湘晚年每挈之自隨而親教之課程極嚴然又謂之曰讀書以變化氣質爲貴有以讀爲讀者有以不讀爲讀者春秋佳日山水勝處禽魚草木皆文章也釣游風詠皆學問也拘拘書因奚爲乎梅嶺之下有地曰雙溪君每往釣於是語二子曰不在得魚臨流小坐最足養人性靈耳振海嘗蒐輯邑中先輩遺詩將刻以行之君曰兒志非不高然年少望輕且以古聖賢爲己之學自勵勿亟亟於此二子謹遵其教皆有成立及君歿乃繪梅嶺課子圖偏徵名人題詠志永慕也當粵寇之亂避居鄉間歲饑乏食儒流皆束手待斃君幼貧習知穡事乃

躬耕十畝以自給雖老農謝不如及寇平曰　聖主
中興吾儕可發末矣仍歸梅嶺舊居途遇餓夫數輩予
以錢分以糧資之使還途人感歎光緒七年某月日以
疾卒於家年五十八娶同邑杜氏讀書通大義助君教
子其子嘗言吾父之教嚴而寬吾母之教寬而嚴可知
其善教矣子二人振海振湘也往年涵繹琴學使續刻
兩浙輶軒錄振海奉君梅嶺遺稾一卷以進學使為采
錄數篇君詩文不自收拾存者無多然有此亦足傳君
矣光緒二十三年振海以選拔生貢成均余歎曰梅嶺
之風遠乎哉振海肄業詁經精舍師事余請為君傳因

據其所撰行述援著於篇

論曰宋永嘉李之彥著東谷所見一卷自稱游歷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自屋之類亦多是其人乃老塾師也今君以文藝教授生徒歷主諸巨室梅嶺遺稿固宜與東谷所見並傳矣然李之彥不聞有令子而君二子皆賢振海已名動公卿間是又非李之彥所及也　國朝有錢氏夜紡授經圖世稱母教今梅嶺課子圖父教也二子尚無負此圖哉

蔡節婦傳

蔡節婦戴氏德清人父戴田邑諸生也母沈節婦生而

嚴重自始齔至成人不一窺外戶年十四歸於蔡其夫

蔡籥慶亦十四歲早喪父母育於祖母故自幼失教無

恆業終日惰游踸踔市廛夕或不歸至十八歲一朝走

失偵探無蹤或曰死矣或曰猶在某所然其人則竟絕

祖母老而多病家又貧也婦撝搰奉之既歿乃歸依母

氏藉女工自活咸豐十年邑陷於賊婦走匿鄉閭幸不

死亂定而返以祖姑及舅姑皆野厝未葬積鍼黹所得

具槀椌而掩之終身布衣蔬食葷血不入口時兵火之

後暴骨如莽游魂無依魑魅求食婦爲持誦佛家經呪

輒有驗自失所天守節垂四十年而終傳者不言卒於

何年亦莫知其年如干也

論曰自古至今稱節婦者夥矣然皆夫死守節者也蔡節婦于歸四載孀居終身而實未得其夫死耗唐李德武妻裴氏以夫徙嶺南宋周渭妻莫氏以夫避地北去皆煢苦獨居時稱節婦然彼二人者其夫皆復歸與完聚婦煢煢殆有過之而夫竟不歸嗚呼是尤可哀矣

西圃潘君家傳

君諱遵祁字覺夫別字順之自號西圃潘氏其先自歙遷吳世爲吳著姓君爲榕皐先生之孫理齋先生之子世綮炳然可無述焉道光六年君與弟補之君同入吳

縣學逾二歲以高等補廩額又逾歲爲道光九年榕皐先生年九十重赴　恩榮宴　賜四品卿銜海內歎羨稱盛事焉俄理齋先生卒越明年榕皐先生又卒君承祖命父命與補之君謀捐田千畝請於從父文恭公建立松鱗義莊自始祖唐歙州刺史逢時公以下咸秩祀之族之人昏喪皆有助生子子之餼子能讀子之師不能讀子之業讀而成名獎助尤厚潘氏科名甲吳下由君振興之也宏綱瑣目皆其手定至道光十七年始臻厥成是歲也學使者錢唐龔文恭公以君充拔貢生明年入都居從父文恭公　圓明園　賜第與星齋紱庭

季玉羣從昆弟互相劘劇及朝考羣公皆擊節欣賞而
以詩末聯見擯詩題爲荷珠君嘗閱日下舊聞考知
禁苑有　御題麴院風荷額故於末聯用之而閱卷者
或未之知也君初不以悔讀南華爲意南歸道泰安登
岱觀日出請舅氏汪鐵樵先生爲繪岱頂看雲圖未幾
以拔貢生就職訓導由訓導捐內閣中書二十三年入
都供職應京兆試中式二十五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二
十七年授編修才望旣榮門第又盛僉謂跬步公卿矣
而君淡於仕進即有歸隱之志時補之君亦官中書所
寓曰涵青閣朱野雲山人鶴年舊居也僻在城南隔絕

塵壒樂其清曠居此銷夏八月節乞假歸自鐫小印曰四十歸田自此不復出矣姑蘇繁華爲海內最而山水之勝則在郡城西南數十里外君厭城市之諠啾喜山林之幽寂夫人汪氏亦有同志乃於鄧尉築香雪草堂又得宋楊逃禪老人四梅花卷即於草堂西偏築四梅閣春秋佳日逍遙湖山靑鞵布韈望若神仙錢唐戴文節公爲作三圖曰山居圖曰四梅閣圖曰湖山偕隱圖玉堂天上之思久已不置懷抱矣二十九年吳中大水君倡捐以拯災黎親至各鄉稽夫家籍戶口見貧民無力養牛牛羸且死乃糾合同志者於盤門外靑陽地設

廠質牛一牛千錢與之質齎而代之錫牧水退仍以千錢來贖不取其息極貧者或量減之凡養牛六百餘頭於是牛皆獲全而來歲農事得無廢又設粥廠以食餓者一日釜中粥盡餲或曰鬼啜之矣君爲文祭之皆笑爲迂然自後粥竟不餲蓋誠之所感也君於是役不遺餘力後君恆有怔忡疾實始此矣咸豐三年粵賊陷金陵吳中戒嚴當事者籌防籌餉無一舉不諮於君君亦樂爲之盡而舊疾又頻發補之君深念之亦乞假南歸君甚喜於屋西闢地數弓築屋數楹種蔬蒔竹署曰西園西園之號於此始也集同人作銷寒會得詩百五十

篇吳下自汪蕘圃倡興問梅詩社後風騷久絕惟君繼之八年補之君卒君輟吟詠者半載十年蘇城陷避居滬上主蘂珠書院講席同治二年克復蘇城君返謁視先塋則理齋先生之墓圮者半矣君故有生壙在潭山之原敬奉而遷焉又迫於形家言越四十日交立春節不可遷矣而大亂之後物力雕攰撫揭經營幸而集事歎曰此舉不合古禮吾不得已也事詳君所爲遷先塋記當是時江蘇諸大吏咸以善後之事諮訪於君君曰修建　文廟其尤亟也殿宇旣建而春秋釋菜禮樂闕如爰集郡縣生於明倫堂教之禮容教之樂舞如是五

年始復舊觀君又曰豐備倉亦要務也初林文忠公之
撫蘇也設豐備倉於撫署出入皆官主之至是乃請於
郭中丞柏蔭用朱子官紳共主之議變通舊法度地於
元邑正三下圖建倉儲穀其餘錢則貸之質庫而納其
息光緒二年江北大旱饑民渡江就食 詔發蘇州豐
備倉穀及息銀各十之三以備振凡發穀一萬三千石
錢一萬四千緡全活無算大吏於收復蘇城時錄君前
勞請加獎敘有 旨賞翰林院侍讀銜及義倉之建君
在咸豐時曾捐田千八百畝亦議追錄之君懇以移獎
族姻惟輯義倉全案八卷以存掌故而諗來者他如籌

備資與經費增加書院膏火整理善堂章程無不殫心力以為之而主講紫陽書院二十餘年造就尤廣選刻課藝至十有七編諸生中得鼎甲者三人其入玉堂登賢書者蓋不可勝數也烏呼君之功在梓桑何其偉歟君念七世祖以上墓皆在歙命從子鍾瑞歲往致祭又念六世以下未葬者積百二十棺皆為卜地營葬始建義莊即修家譜十七寒暑克有成書燬於兵火重加蒐輯又閱四年譜牒告備可謂敬恭祖舊者矣汪夫人於同治四年下世偕隱不終然香雪草堂至今無恙藏文節三圖亦完好如新君賦還山詩有曰天留茅屋老餘

生溯自締造之初在咸豐甲寅之歲享山居之福垂四十年天之福君者至厚矣君工詩善畫見一材一藝稱道勿衰晚年作吳中七老會七老者彭君慰高顧君文彬吳君艾生蔣君德馨吳君嘉椿餘二老則君與從弟季玉也君始多病後讀素問靈樞有得乃益彊固七十八歲重游泮宮有詩紀之光緒十八年六月丁未卒於第年八十有五著有西圃文集五卷詩詞集十五卷題畫詩二卷此外詩賦及衞生要錄節飲集說各如干卷配汪夫人即湖山偕隱者也君有詩云老妻亦解幽居樂催促移樓共入山可知其賢矣側室鄭宜人子觀保

以優貢生中式舉人官至河南補用道加按察使銜
賜花翎二品頂戴後君二年卒上達殤康保以舉人官
浙江知縣　賜花翎補缺後以知府用先君卒惠吉殤
敦先優廩生陸先附學生並議敘中書科中書女四人
孫十五人曾孫九人曾孫女四人元孫元孫女各一人
子孫曾元凡四十人亦云盛矣詳載家乘不備書
論曰君之生也榕皐先生讀左傳適至祁奚請老故以
命名然祁大夫老而致仕君四十歸田古今人何必同
乎余與潘氏有世講之誼蓋伯叔行也而又爲丁酉同
年君折行輩而與交嘗以香雪草堂屬爲之記故知君

最詳兩中書君請爲家傳書此以應之君於諸子已仕者必以嚴刻爲戒未仕者先教以立品嘗述理齋先生遺訓曰處世以謙和爲主居家以勤儉爲主此名言也學問淹雅品行純粹宜其獲福於天之厚矣

翰林院侍讀學士絜齋吳君傳

君諱寶恕字子實一字翰文晚年又自號絜齋姓吳氏江蘇元和人祖廷琛嘉慶七年進士殿試第一歷官雲南按察使內用四品京堂父思樹道光五年舉人廣東樂昌縣知縣君幼而力學年十七入縣庠十九補廩額五試南闈屢薦不售粵賊之亂奉樂昌公轉徙而至

海門仍不廢學同治元年應順天鄉試中式明年南歸
以海門郞涇奉樂昌公遷於滬而樂昌公已病未幾卒
時蘇鄉比年大熟乃倡餉捐之議其章程皆君手定及
居亞盧蘇士大夫强之出始終其事得餉百餘萬軍需
及善後事皆辦而諸業戶亦稍有所得亂後藉以生聚
君之力也四年淸水潭決民蕩析離居渡江而南就食
於蘇者二萬餘人主其事者君與今湖南巡撫淸卿吳
君也君居鄉時其行誼已如此蘇城之復也蘇撫今相
國李公敘君籌餉功奏　賜鶡羽翎旋納貲爲員外郎
分戶部山西司七年應會試中式以二甲第二名進士

改庶吉士君以樂昌公及毋徐太夫人皆不及見痛哭
累日十年散館授編修十二年充陝甘正考官光緒元
年大考翰詹名列第一超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充廣東
正考官旋拜學政之命廣東富庶爲東南行省冠豪右
之族每望子弟列名庠序以爲光榮俗尙相沿雖仕宦
世家亦挾其勢力百計營求而浮浪姦人又借闈中姓
氏爲博塞之具得失旣重情僞益滋甲名乙應張卷李
作繼蹤扛鼎名目詭異君黜闈名冊審察年貌試卷踰
萬躬自衡校有某教官冒名入場按治如律童生覆試
與正場不符除名改補雖遇貴游不少徇顧於是士林

悅服而不逞者嘖有煩言矣二年　命仍留學政之任
君守法愈嚴而憾者亦愈甚適某臺諫之弟以覆試被
黜某即摭拾不根之事列款參劾時君已將報滿矣有
旨下廣東督撫察覈實督劉公坤一素重君將力白
其誣俄調兩江而去後人重違言者意姑坐君拔試嘉
應州時不應往拜其父私祠下部議降三級初樂昌公
之仕廣東也曾攝嘉應州有惠政旣歿而民私祠之及
君至士民皆喜請君謁祠君辭之不可屏騶從往拜焉
嗟乎以是坐君則他無可坐可知矣君旣歸益務爲善
親族以緩急告必應他省有水旱之災必助之振胥門

外有林文忠所建牛王廟收養老病耕牛亂後堂廢牛老則屠君與顧子山觀察謀醵金重建之蓋樂善不倦仍如前居鄉時也光緒十六年四月甲子以疾卒於里第年五十有九娶謝氏封夫人子曾瀛光緒八年舉人先卒曾壽浙江候補知縣曾沂廩貢生曾滋出爲弟後尙幼女子子三所適曰王祖錫曰梁基琳曰王祖詒孫二傳震傳恆

論曰君以文字受知由編修超遷學士自以　君恩深厚不避勞怨力圖報稱孰知竟以此一蹶不振也悲夫然余聞君同鄉潘文恭公以請終養降調當時以爲雖

左遷實縈遇也君之降謫坐拜父祠傳之靑史亦一美談矣歸臥鄉山身名俱泰子若孫亦皆克紹其家君又何憾乎

賀君妻樊夫人傳

賀君妻樊夫人爲故河南太守玉農樊君之女樊君有女子子三其次女爲余長子紹棻婦其三女即夫人也幼穎悟讀書通大義事父母以孝聞處兄姊閒皆極友愛其處室時三黨已稱賢女矣年二十三歸賀君賀君名良樾字仲憑雲甫尚書次子也夫人來歸尚書猶官京師夫人事君舅君姑曲盡婦職與娣婦同居無閒言

越數年玉農君卒於孟縣夫人恐傷舅姑心入室則泣血無聲出則承歡笑問寒燠仍如平日久而尚書覺之謂其姑但夫人曰吾婦誠孝矣茹痛於中而不見於顏色爲吾兩人故也然夫人隱痛瀰甚時適懷妊血氣大虧廬焉其年但夫人又病時兒公官江西媳婦從之惟夫人侍側每至達旦不歸私室雖隆冬嚴寒徹骨勿顧也又私禱於神求減己算以益姑然但夫人竟不起夫人哭之慟暈絕者再嗣後仍事尚書於京師尚書以內政委之家事悉治光緒六年尚書解組南歸就養江西而仲愚亦以知府筮仕於浙時余寓蘇州歲必再至杭

大兒婦輙從之與夫人敘兄弟之歡甚樂也夫人達於事理仲愚或以疑難事諮之罔勿決十七年尚書卒於其長君長蘆鹽運使署赴告至浙仲愚方鷄斯徒跣而夫人目直視若無聞者俄而色變仆地久之始得扶之起又久之始哭出聲蓋夫人性至孝又事尚書日久故其哀痛一至此也夫人故有喘疾自此遂委頓牀笫閒時劇時瘥竟以不起仲愚既免喪仍官浙二十一年榷鹽於江西廣信府夫人不能從然每有使者至必強出見之曰歸告主人我無恙勿以內顧憂廢公家事也二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日加申卒於杭寓之正寢年五十

有四以仲愚加有鹽運使銜故得加二級封夫人無子女子子一曰榮寶歸歐陽氏恆至余湖樓山館省其從母余亦見之賢女子也具事實請余爲其母作家傳余謂漢郭輔之女爲其父立碑今夫人之女能爲母作行述亦金石例中罕見者也尚書公與余爲同年生而余家又與樊氏有連瓌瑮脯脩饋問無虛月夫人之賢固余所稔知也又重以賢女之請其忍違諸爲之傳繫以贊其詞曰

有齋季女來嬪高門禮儀媞媞言笑溫溫敬事尊章靡間晨昏相夫以恪御下以溫盡蹤雖遠淑範長存永示

凱式留貽後昆

江君嚴恭人合傳

江君諱文鳳字補崧別字聽濤江蘇長洲縣人乾隆中有諱雲者以孝子旌則君之六世祖也自高祖以下皆有聲庠序闓君生九歲而能文入縣學後陶文毅公林文忠公皆深賞之所與游者如吳公鍾駿黃公國華吳公嘉淦潘公曾沂陳公奐皆同郡知名士也屢應鄉試不售自三十六歲後卽絕意科名潛心實學一以程朱爲宗然晚歲亦頗喜禪學與潘公曾沂討論會一歸三之旨喜而不寐生平恆爲人排難解紛成人之善親串

中有兄弟爭產成訟者君徵言諷之卽爲罷訟捐其所爭歸於義莊鄰有積欠租穀謀鬻孀婦以償者君以門人所餽束脩悉付之事遂解然是年幾無以卒歲或誚之曰子其從井救人乎君不顧也里中有育嬰恤嫠放生惜字諸善舉君爲之倡則人皆樂從由人信其無私也道光季年吳中大水君建議開河道數處使水有所歸又勸民補種稞糧人皆賴之粵寇起金陵陷君曰大亂避鄉古語也以用里爲唐賢陸魯望故居樂其風土移家居之無何有蜀僧來與談內典甚洽僧期六年後再見咸豐十年蘇城亦陷賊蹤四出君招集鄉兵與戰

六月朔賊大至遂死於難有人匿草中見一僧負其遺骸至里東海藏寺遂得成斂竟不知僧爲誰而距蜀僧之約適符六年之數然蜀僧亦竟不知何名也年六十有六生丈夫子四湜浚浩澄皆能詩文仕亦有聲妻嚴自有傳

嚴恭人者江君聽濤之妻也諱德涵字湘琴江蘇元和縣甪直里人年十三已能佐其母治家政及歸江氏江故有中人產至是益落會將遣嫁兩小姑恭人悉出己奩中物界之不少吝且不使舅姑知人尤以爲難江君好施與恭人輒贊成之四十餘年中佐江君主中饋仰

事俯育心力俱瘁粵賊陷金陵江君欲遷居甪里謀於恭人恭人笑曰我能往寇亦能往未有城亂而鄉不亂者也然為子孫耕讀計則居鄉自勝於居城於是遷居之議遂決是時向提督之軍駐金陵城外江南倚以為重吳中人士多投其軍中者有馬陳二子以書招恭人長子湜湜欲往恭人曰汝以書生談兵庸有濟乎湜乃止已而為貧故以末秩仕於浙恭人誡之曰勿附權勢勿戀名位勿避患而趨利文人巧宦自古恥之願汝勿蹈此習湜仕浙有聲恭人之教也厥後向軍潰蘇城陷馬陳二子均死難益歎恭人所見遠矣蘇城既陷恭人

曰吾前言之矣城與鄉同一亂吾不免矣卒其女佩蘅同赴水死時五月壬子也先江君殉難十一日年六十四恭人之事舅姑如事父母其事夫順而敬其教二子寬而能嚴其處衆以和其御下也明而恕能詞章不輕爲之無知其工詩者嘗讀湜詩歎曰詩已成家矣然無溫柔敦厚之音此子其不合於世乎又精於醫蓋其父固名醫也然亦不輕爲人處方有親串就之診脈退而語人曰秋後死矣果如其言孝子澄爲余言之蓋恭人之德之才均不可及也澄官知縣加級請　封故江君與恭人俱得四品封

論曰當江浙之陷於賊也死寇難者不啻億萬計有以忠義旌者亦有湮沒不著者然如江君篤行君子恭人女而有士行雖非死難亦足爲賢矣矧江君慷慨就死恭人從容赴義尤卓卓可傳乎余因湜之請爲紀大畧附其家乘江孝子之後繼以忠烈是足爲江氏之光矣

少畦翁君傳

故福建鹽法道署按察使蘭畦翁公有賢子二曰傳煦字少蘭曰傳照字少畦前年冬少蘭卒少畦請於余爲之傳今年春少畦又卒莫爲之請矣其妻徐孺人賢婦也命其夫兄之子家琦登吾門而請焉余既傳少蘭矣

得不傳少畦雖然傳少畦難蓋少蘭之卒也少畦所具
事實甚詳故余得據而爲傳今少畦之卒余何從得其
詳歟然余識少畦有年又辱居吾門下雖不知其詳固
知其畧少畦自幼有大志少蘭期望其弟者甚切凡蘭
畦公所遺書籍必謹藏之曰留以待吾弟讀也然蘭畦
公故廉吏殁無遺貲弟兄以貧故先後出仕少蘭先以
鹺尹官福建而少畦亦以知縣來江蘇入都引見名重
公卿間翁叔平尙書甚器之曰吾以族子目子失子矣
徐壽蘅侍郎與有連亦深歎其才及至江蘇郎以侍郎
書求見於余并出所著書生初見一書相質所言皆通

達事理雖老於吏事者不能及余為序而行之決其異日必為吳中一循吏未幾充洋務局委員是局設於巡撫署時撫蘇者為樂峯中丞奎俊朝暮相見乃大賞之會倭事起天下騷然君發憤輯古兵家言二百三十則自為說一萬四千言曰醫時六言一曰將二曰兵三曰備四曰戰五曰奇六曰守或借古以喻今或援今以證古一時如李鑑堂譚敬甫兩中丞及安曉峯侍御皆以為切實有用之書少唯憂時感事一發之於詩如悲威海悲旅順悲澎湖聞天津戒嚴聞京師戒嚴聞再議和聞和議成諸作皆激昂慷慨誦之使人於邑樂峯中丞

曰少畦以一縣令而憂國憂民如此誠哉愍不可及矣
愈重之命莞鎮江上游釐局時總理釐稅者爲朱竹石
觀察而繼樂峯中丞撫蘇者趙展如侍郎也觀察明敏
雖秋豪不能欺趙公御屬吏亦極嚴切然於少畦所上
公事皆無間言依期辜校有羸無絀所居在儀徵縣之
泗源溝少畦樂其風景賦上游三十詠爲種柳百十株
以固江岸勸儀徵令朱君於文文山祠旁設文山書院
以實學課士嘗發地得石有孤墓二字立石以記之又
以餘暑修葺家乘荒江老屋中甚自得也少畦在家時
會以兄病禱神請代少蘭愈而少畦亦無恙然自此兄

弟皆善病上游地卑溼居久之得疾甚劇少蘭在閩來覗之未幾亦病旋閩遂卒語詳少蘭傳少畦得信與余書請爲傳語意褋亂字亦劣不成行余歎曰少畦危矣其秋辭余回湖南卜葬其兄年盡不歸余以爲猶在楚也今年正月問之其寓乃知其歸也帀月矣途中卽得心疾狂易失度嗚呼斯人也而有斯疾歟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壬辰卒於蘇寓年三十四少畦雖嘗主榷會身後無百金之儲廉吏之子又爲廉吏宜其窮矣生有一子曰家銳一女曰鎔遺腹又生子一曰家鍠少蘭之卒也亦然何弟兄相似之甚也所著書惟書生初見醫時

六言皆行於時此外遺稿甚多大半皆與人書札又有書數篇曰三生篇曰無心篇曰閒居篇曰泣血篇曰思過篇曰奇遇篇曰知已篇曰益友篇曰共命篇曰同心篇惟共命篇爲兄少蘭作同心篇爲妻徐孺人作皆已寫定餘皆不可讀余惜少畦之才而不壽又哀徐孺人之請因爲之傳冀有見於沒世若其家世則已詳余所撰蘭畦公傳傳少蘭已不書傳少畦更不必書

論曰孝弟爲仁之本而晚近以來孝子十不得一弟弟百不得一如少畦者其孝而兼弟者歟事父事兄人無閒言余甚喜其天性之篤而其才氣又自過人若稍假

以年必有以表見於世方今時事多艱人才難得少蘭昆仲皆才而早世嗚呼豈獨翁氏之不幸歟

胡君妻徐孺人傳

徐孺人名學備字漪娟小名瑛浙江會稽人父樂善江蘇候補知州孺人三歲而孤煢然在襁褓中其父恆抱之而行於室及長猶識之并其父之容猶能彷彿爲自幼明禮義有才識性耿介志高亢與恆情異嘗侍其母疾不解衣而息者月餘鷄初鳴露禱於庭請以身代七日而母竟愈兄弟間或有違言孺人勸譬之立解故在室時已有賢名胡君筱樓毋臧孺人聞其賢固請而委禽

焉時孺人年已十有六母張安人豫爲治匳篚備裝遣無何而其次姊甫許嫁卽來娶母以未辦辭孺人請於母盡舉所備者與之及孺人嫁辭珥裙襦倉卒不具孺人無慍色年二十八歸於胡時胡氏寓蘇胡君至越爲贅壻帀月將以孺人歸張安人苦留之孺人亦依戀其母然竟從胡君歸曰旣嫁從夫吾不敢私也旣歸舅姑甚重之稱曰賢婦侍姑疾如侍母疾與胡君極相得有過則微諫之有恚怒則婉解之胡君外出而歸所作事無鉅細必以告無稍隱胡君恃生徒修脯以贍其家孺人以鍼黹佐之自黎明至午夜手不停鍼無怨言惟望

胡君成名甚切鄉試之歲必勸之往脫釵鈿供資斧報罷而歸相對淒然然亦不以咎其夫慰之曰是有命也家雖貧不輕于人其舅氏頗富於貲不往也舅氏則頻使人招之曰使吾家婦女稍薰其德耳長兄潤芝宦游粵西次兄奉其母往孺人阻之曰吾兄薄宦不足言祿養母往矣爲次兄不可母往而孺人遂與母永隔矣至死猶以爲憾其父之柩久而不葬潤芝之寄貲託胡君治窀穸之事孺人方有身與胡君偕任其事經營於風霜草莽中浹旬始畢胡君旋以客授吳門與孺人俱來節縮衣食不賃用僕婢井臼親之爲胡君手製衣履寒夜

刀尺十指皆皸自奉極嗇而祭祀必豐潔先世㣙忌從不敢忘爲其母斷葷血三載以報劬勞每逢父憂母難之日終朝素食此外不佞佛不信鬼神禨祥之說卓然有士大夫之見在紹時族中某甲盜祭田質錢爲某乙所持胡君適在江西田則與乙共者也甲語乙曰與徐孺人俱來吾償若錢孺人偵知甲窮窘無生路矣乃曰同是族人彼急我方當濟之豈宜乘其急而擠之堅謝不往在蘇時有舊僕踵門求食且乞寄一宿明晨以洋錢數枚錢數百呈孺人曰小人懷此懼爲身累暫存主母處不日來取也孺人固卻之不得乃使封識而去此

僕竟不來歷數歲封識如故攜人偶一觸之瞿然曰此
中得毋有不義之物乎汚吾手矣亟滌之前一事仁也
後一事義也仁且義賢乎哉方十歲時於兄所持便面
見七言詩兩章兄曰汝一見能記乎曰能即背誦無遺
喜讀左傳國語及杜詩偶製短章斐然可誦棋與書雖
不工皆能之偶聞琴聲能辨其雅俗蓋賢而才者也終
以貧故操勞過甚遂成痼疾又不肯服藥浸至不起光
緒二十三年十一月戊申卒於蘇寓年四十子三人瀚
衡翔女一人雯
論曰余識筱樓久其人君子也及筱樓移家來吳與余

寓連牆始知篠樓賢孺人亦賢篠樓言孺人無戲言無苟笑不諂富貴不驕貧賤能料事於數年之後能知人於一面之初權勢不能屈讒佞不能惑余見婦輩皆與孺人交問之其言果信嗚呼雖古賢媛何以加茲

徐烈婦傳

徐烈婦名秀華仁和人高氏其父岡以知縣官福建烈婦幼慧讀書通大義能爲詩稍長佐其母治家家事治父母奇愛之難其壻會稽諸生徐煌字煥卿長於會計挾其術游於閩佐州縣治財賦一時稱其才岡乃以烈婦婦之甚相得婦以姑在家不獲奉侍與其夫謀使人

至越迎之母戀家不往命其幼子往遂同居福州居無何煌中暑得危疾醫謝不治婦刲臂肉羹以進竟無效煌卒婦哭之似不甚哀治斂具竟謂夫弟曰若持兄喪歸好慰老母無使過悲嫂不能偕返矣夫弟訝其言猶疑其將歸母氏也次日遲明婦戒僕媼治饌朝奠媼甫入厨聞有仆於地者趨視之則婦也扶之起婦曰我誓從夫去勿救我俄而遂卒蓋仰藥已久矣時爲光緒二十二年六月辛未距其夫死止四時許耳年二十八夫弟奉其兄嫂之喪歸葬會稽之樊山其父岡方官永春州不及見也婦性伉爽當倭亂時嘗有書上其父言時

事至此兒雖女子中寶歎詫悲憤塡胷味其言有烈丈夫風宜其克成大節矣歸於徐三載無子然煌有兒一弟五不患其無後也

贊曰三年胖合一旦偕亡夫骨未冷婦體已僵遺言婉娈素志激昂人倫之變名教之光雖非庸行義烈孔彰流芳彤史亟示姬姜

靄嵐李君傳

君諱光祐字賴先一字靄嵐李氏其先湖北麻城人自明初遷蜀遂爲四川人曾祖文芳祖梲咸有隱德並詳家傳父仕仲幼孤廢學然好讀書嘗謂諸子曰吾

無他嗜好惟喜聽讀書聲耳君承父志勖勉於學以家
鮮藏書購求甚富讀江西所刻十三經以多訛字手自
讎校他書亦然又手錄五經正文擇漢唐以來諸家之
說有契於心者寫列上方字小於粟而點畫分明無一
筆苟簡其爲文以江右諸大家爲宗原本經史不務爲
穠縟書院月課每居高等而試於有司輒不利一歲將
赴縣試有暮夜來見者言縣令甚知君如一往見必冠
然首列矣君怫然曰是何言與客視我爲何如人且此
言可聞於吾父乎客休矣君屢試竟無所得父謂之曰
吾欲汝曹讀書豈爲科第哉君嗣是遂絕意進取事父

甚謹行庭戶間不敢有步履聲以父性急有所命不敢
宿母陳淑人嘗得危疾君徹夜跪庭中請以身代翼日
竟不藥而愈淑人曰吾昏瞀中無所知惟聞三兒爲吾
請命耳咸豐五年陳淑人卒殯於龍德山於殯所結草
廬寢處其中明年既大葬徙廬於墓旁地距家里許每
日必歸問父起居侍盥洗朝饔夕飧亦必侍父將寢又
還侍一日夜往返數四不以爲勞逾年父卒奉父忽喪
與母合葬廬如故然自是恆數月不反其家廬居首尾
六年麻衣草屨終朝跧伏思父母生前飲食寢興之節
届時環走墓域口喃喃問寒燠問甘旨皆如生時繼以

哀號聲聞里許聞者莫不悽惻其朝暮哭則有定時附近居人至聽以爲作息之候咸歎曰孝子孝子雖竊賊亦相戒無犯孝子家咸豐九年滇寇李永和走川中圍敘州踞牛腹渡距合江甚近居民大聳君與從弟光澈創辦團練而其女壻徐紫麟亦預其事於高洞九層崖諸隘口皆設防焉賊至輒卻之鄉里賴以安堵十一年賊大至驟撲白沙鎮君適與長子超元以事在鎮聞警挈超元與衆由叢竹中走北塞山衆皆惶駭顚仆君曰無怯也賊方掠於市能遽及此乎已而徐紫麟率其衆至君使分路援婦孺之蹀躞不能登者衆旣畢登君曰

此山險峻寇不知我虛實今夜必不來明日則不可保矣我團眾止數百人能與戰乎宜急走乃率眾渡江而南避明賊果至眾皆曰賴李君以免也君歸亟令家人治任而自奉先世木主又檢祖若父手澤及族譜槀本并命其子超瓊盡取所讀書籍載之以行曰雖奔走流離豈可廢學哉舉家遷於南鄉有許君地山家居茶壩安貧樂道君子人也留君父子寓於其家茅屋竹籬環以蔬圃煮芋瀹茗討論經史閒爲詩歌若忘其從干戈烽燧中來也賊退復歸而家益以落娣姒輩皆謂食指多宜析爨非君意也然君自顧子女眾懼爲昆弟累乃

亦議析析既定出先人服飾器用陳於庭君俟昆弟輩取畢乃收其窳敝者笥而藏之至所遺逋負則悉以自任語諸子曰此不可累諸父亦不可負人吾父子徐圖之可也又曰產雖分骨肉不可分緩急有無仍宜視如未分時其後允蹈斯言然自析爨後生計益蹙一家十餘口茹蔬啜粥以爲常炊烹樵汲皆自爲之諸子讀書餘功賃於鄰家爲之耘田舂米得值以佐油鹽之費同治三年大無米翔貴屑麥作餅餌以充饑無則摘果蓏煮食之或忍餓竟日君把卷讀其聲琅琅曰書味勝於芻豢也三子超瓊雖入縣學而爲童子師脩脯微薄或

勸君宜命四子超瑜學爲賈君曰學賈未必遂足救貧徒使吾家少一讀書種子耳命之讀如故所居左右有茂林修竹顏所居曰二分水竹之居其東一大石寬廣數十畝流水環之君每日必率諸子眺覽其閒曰此所謂活潑潑地也因歷舉古賢之言以爲勸勉如諸葛武侯淡泊明志二語裴行儉士先器識一語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二語皆津津然不離於口者也自少至老日必有記署其冊曰課心尤喜讀朱子小學一書

聖諭廣訓十六條皆背諷如流每於里社爲人莊誦之其時閭巷之閒或有崇尚釋道二教者鐘磬鐃鈸之聲

相接又或設立箕壇假託神語勸人爲善君於荒誕之說皆力闢之而其不背於理者鄉曲風俗相沿旣久亦不之禁曰異時亦足以輔我正教也其後邪說橫議肆行於中國遠近波靡而君平日宣講之處莫之從卽凡以神道設教之處亦莫之從語曰先入者爲主君所見遠矣自奉儉約一羊裘三十年且耐勞苦訓其子曰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皆天所以成就斯人也超璦已能文應試猶使肩石炭行十數里外不之惜歲朝及寒食率子弟上先人冢徒步數十里雨雪不爲阻尤好施與里中某甲某乙皆以貧鬻其婦君爲之謀保其家室交游

中有薄於骨肉者戒子弟遠之曰此人有戾氣與之游無益且有害也年六十以疾卒於家易簀之日有青鳥數百飛集屋東南大樹聲如風雨聞者異之所著有古今集鑑一卷詩文詞賦若干卷均藏於家又創爲族譜未成子超璵卒成之初娶胡氏繼娶黃氏子四人超元廩貢生薦舉孝廉方正候選敎諭朝貢出爲其弟後超璵由優貢生中式舉人江蘇元和縣知縣在任候補直隸州知州超瑜廩貢生東鄉縣敎諭女子子五孫十有一曾孫六先是台江縣修志超璵求其師童檢討爲小傳呆入縣志而傳文不詳超璵以爲未足自爲行狀蕲

餘言屬樾爲家傳將刻入族譜樾謂縣志之傳宜略族譜之傳宜詳體例然也爰據行狀次其事著於篇

論曰昌黎言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其李君之謂乎一言一行必求合於聖賢古稱篤行君子何以加茲方今天下亦多故矣誠使士大夫皆如君之爲人以型於其家以化於其鄉人人皆務爲孝弟忠信親其親而長其長雖有外患何由而至詩不云乎正人重襲邪氣無由入嗚呼吾於李君有餘慕矣

顧烈婦傳

孟子有言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然則可以無死而

死者聖賢所不許乎雖然蜎飛蠕動之微無不自惜其生苟可以無死夫何至於死至於死則必其思之思之至於再至於三求一綫之可以生而不得然後毅然引決而不復顧在他人視之以爲可以無死而烏知死者之心愈痛而其事愈可悲也嗚呼此吾所以傳顧烈婦也烈婦名慶慈姓韋氏德清人其父寶善字米生以縣令仕江蘇余門下士也婦生而慧五六歲時米生授之毛詩及禮記內則篇已能成誦祖母卜太恭人奇愛之恆與俱臥起稍長明敏有識略處分家事皆有條理米生嘗臥病科量湯藥不解衣而寢息者二十餘日雖婢

媼皆稱其孝也光緒二十年米生權知華亭縣時烈婦年二十一矣難其壻或言華亭顧小孟孝廉英年能文新喪耦未有子女其家又舊家也藏書甚富卽生計亦頗饒衍可妻也米生徵之信卜之吉時將受代卜太恭人夢縣齋菊花盛開顧烈婦曰吾且去汝留玩此覺而語米生曰此殆吉徵也於是議遂定是年冬歸於顧顧氏舅姑皆歿惟有叔舅瑣字仲庸亦無子故烈婦事仲庸夫婦如事舅姑仲庸與米生書盛稱新婦能治家而小孟亦甚與相得二十四年夏生一子曰奎聚兩家皆相慶九月初小孟感微疾俄而遂篤十五日乙丑遽卒

米生聞壻病馳往則無及矣烈婦見父哭極哀米生曰吾在汝無憂婦曰夫喪在堂小姑一人又將嫁吾不能從父回蘇州又不能煢煢獨居此奈何久之曰惟與西宅同居乃可父宜速往商之西宅者即謂仲庸家也時仲庸病亦垂危仲庸之妻執不可米生歸而言之婦曰吾知其不我許也後事尙可問乎泣而入無何內室喧傳婦飲生鴉片膏矣米生趨入視婦臥榻上曰兒將死非仰藥也願父母善視我兒又顧乳媼曰願視我子若己子觀其手指有煙痕急以藥灌救拒不受抉齒強納之藥稍下咽欲嘔又忍不使出展轉兩時許竟卒年二

十有五距小孟之死才四日耳米生問其侍婢婢曰主母但言欲與西宅同居不言死也然不食則已三日矣嗚呼顧氏非不足自存者也乃因不得與西宅同居遂棄其數月之孤一瞑不視此何爲者歟無何仲庸亦旋卒兒弟子更無他人東西兩宅惟有奎聚在而卒不顧也嗚呼家庭之事非外人所能知烈婦殆別有見乎一死而以孤託父其不撫孤正其善於撫孤也余所謂思之思之求一綫之可以生而不得疑適中其隱惜不得起烈婦而問之耳米生將請於臺司達於禮部以烈婦旌婦於是乎爲不死黃花晚節風欺霜敗而其香愈

烈吉夢驗矣米生奚悲爲善禍奎聚以無負烈婦之意斯已矣

朱時帆司馬妻湯淑人傳

淑人諱斧字幼亭別字荔仙江蘇如皋人湯氏其父敬亭君官部曹淑人生於京師六歲失母敬亭君由郎中出守歷知浙江衢州府廣西梧州府淑人皆從雖居官舍惟習鍼黹或與幼弟籍挑鐙共讀而已俄廣西大亂烽火相望敬亭君命淑人挈其弟妹從鋒鏑中走間道航海歸歸而里中旱蝗爲災斗米千錢淑人每日市肉一臠啖其弟曰汝食此好讀書已與妹則蔬食而已年

十九歸同縣朱君敏文時舅姑皆在堂舅年高厭家事
淑人佐姑馮夫人治家其家四世一堂無異爨食指千
家以中落淑人有無罷敏雖處約裕如也舅卒始析居
而處境益齊兒女又衆幾不能給淑人曰但得吾姑甘
旨無缺他何慮焉朱君兄弟四人伯早逝仲多疾叔又
宦游山左淑人語朱君曰姑所倚惟君耳長此鬱鬱何
以娛姑幸姑年未老君盍出而仕乎朱君謀以郎中入
京候銓淑人曰遠離膝下非計也貲𤸃珥爲朱君納貲
改官至浙以浙近便迎養也淑人通書史善彈琴工詩
畫至浙後自繪西冷泛月圖氣韻生動識者以爲神品

喜讀書尤喜讀難經素問之書心通其意嘗自製丸散
數百種以治人輒愈朱君僚友中姬屬有疾往治之每
每有神效朱君亦能醫然不如也故臨卒語朱君此後
如遇危篤之疾宜謝弗治妾死無人商度恐誤人也自
奉儉而好施與嘗以衣食節省所贏買田數十畝助其
鄉育嬰堂之費鄉有跨河大橋歲久而圮請於姑捐巨
貲倡修之至今鄉人稱焉每遇家祭治具豐潔湯氏先
塋亦以時祭掃親黨中有貧不能治祭者輒代營之先
世舊僕或寡獨無依留之家中雖久無厭尤重五穀粒
米不棄愛惜文字恆使人荷與而巡於市檢拾字紙歸

而棼之其他善舉類如此然不以市德性亦不慕榮利次子出應試屢報罷抑鬱致疾淑人曰讀書豈爲科名哉科名未至學問自在何悶焉長子好爲詩而體羸不令應試未幾竟卒淑人慟焉是年姑又以老病終淑人哀毀成疾幾危雖幸無恙然病喙矣光緒二十二年冬臥病浸劇次子刲臂肉和藥以進似小效竟不起臨歿遺言後事從儉以所省振饑饉後朱君以百金助川鄂之振踐其言也又出自輓詩十首有云生爲西子湖濱客歿作靈巖洞裏仙其亦生有自來者乎諸子言去年十二月十九淑人生日已豫作此詩蓋自知不起矣淑

人卒於光緒二十三年三月癸巳年五十以朱君官累
封淑人生丈夫子五長子儼早卒三子侃五子儋俱殤
存者兆蓉兆英女子子三孫二光甲光乙淑人既卒朱
君悼之甚自爲事略命兆蓉至吳下請余爲傳余悲其
意重違其請撰次其事而傳之用范史例係以贊辭
贊曰蘭性馨逸玉質溫良善相夫子敬事尊章治家雖
肅御下慈祥惠及孖孲擇普津梁博通書史雅善宮商
既工丹青又精岐黃懿歟淑人彤管之光爰述女憲垂
示姬姜
鮑君竺生傳附妾王氏

君諱晟字竺生鮑氏江蘇吳縣人也生四歲就傳讀書穎悟異常見有神童之目年二十入縣學科試高等補增廣生旋以優行注籍達禮部其家素豐粵賊之陷蘇州也君避居甪直猶挾數千金自隨見同避難者衣食不給將轉於溝壑輒分金贍之所活無算而君所齎亦盡矣性至孝祖母高太淑人病君刲股肉羹以進竟有瘳越三載乃卒人以為孝感焉君自甪直轉徙至上海念祖母及父遺櫬君均未葬冒危險入蘇州葬之以禮人尤以為難賊平還蘇蘇城初復閭閻未靖君奉有司之命稽察保甲大學士李公時撫江蘇錄其勞言於

朝以訓導候選加五品銜然君淡於榮利同治六年應
鄉試已中式額滿遺焉君曰是有命矣先哲范文正公
有言讀書學道要為宰輔不然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
家要旨是亦足以活人吾生文正之鄉曷行文正之志
乎乃徧讀醫家言自素問靈樞以下無不博覽而精取
之尤能強記沈旭初觀察嘗戲舉僻方試之曰湯劑中
有天魂湯地魄湯命名何謂也君曰是出黃坤載之書
取陽升陰降之義天魂升肝脾助生長地魄降肺胃助
收藏也觀察歎曰君可謂博極醫書矣君既以醫名求
治者踵於門君懼精神不足應之稍倦即謝客蓋其慎

也光緒二十六年七月癸卯卒於家年六十一　初娶王
繼娶葛子三王出者慰高爲弟崧生君後葛出者廷楨
廷榛女子子二妾王氏以烈死別有傳
論曰余從前主講紫陽書院時君爲肄業生余深賞其
才意其取科第如拾芥不意其竟以醫傳也君行醫歲
入不下數千金然性好施與輒以周人之急濟人之無
其歿也無百金之儲可謂賢矣今年夏君以所著讀易
堂丸散錄要見示蓋君斟酌古方佐以新意成各種丸
散有求者予之并告以制方之意錄成是書余爲序而
行之其方多驗苟此書得行于世亦足活人君雖死不

死矣

鮑烈婦王氏直隸通州人其父賈也設肆以鬻衣後折閱耗其資無以自存歲大無烈婦甫九齡懼其父母以饑寒死願自鬻爲婢遂婢於胡氏胡游宦江蘇其主母挈與俱及笄歸鮑君爲側室時胡已前卒而主母與二子居蘇惸然無肺附之親烈婦時往省視主母愛之視猶女也烈婦時年二十一笠生則五十三矣妻早卒有女子子在室者一子婦二烈婦與同處無閒言事笠生尤謹一衣一飯必審其寒燠而後進笠生以醫名吳中求治者踵於門烈婦慮過勞勸稍稍謝客笠生亦自以

早衰多病慮不永年常語烈婦曰如我死奈若何烈婦曰主存亦存主亡亡何遠慮爲每聽竺生言古今忠義事欣然忘臥蓋其意久定矣及竺生卒烈婦襄治後事附身附棺者手自攤捫不遺纖介人初不見其擧心辟踊如不欲生也然目不交睫口不內水漿已五晝夜矣或勸之食曰吾未餓也旣斂衆始少休烈婦亦闔戶入室厥明不出入視則臥牀上面作靑色齒堅不可楔六脈皆亂咸大驚疑其得暴疾延醫治之啫曰殆矣是服生鴉片煙矣爲時已久灌救無效日加戌竟卒口出白沫數升齒舌指甲皆黝黑信如醫言年二十九其日

乙巳距笠生之歿甫二日笠生門下諸弟子咸集於其家皆歎曰烈婦烈婦糾合其親族諸長老具事實上所由將達於臺司而請　旌焉禮也余與笠生有一日之長又同居馬醫巷聞笠生之死深悼之又聞烈婦事爲之太息乃撮大畧爲作小傳并用范史例而係以贊贊曰

夫存與存夫亡與亡偉哉巾幗是亦雎陽三星五嘱其光孔長傳此凱式用示姬姜

謝韻仙女史傳

彭剛直之寓西湖也有女弟子曰韻仙女史賢而才者

也名又花韻仙其字姓謝氏浙江上虞人祖爾字樂漁父五備字蓉裳樂漁君與兄味農君並以詩名樂漁有一角山房詩草味農有吟香館詩草女史承祖父之教又其舅氏楊君盟甫亦詩人也愛其才慧授以作詩之法故自幼即能詩及笄歸同縣龐君麋君名祖琛字松甫家素豐其父梅山君伉義好施與凡鄉里有義舉恆獨任之族姻以緩急告無不應以故家中落梅山君卒妾遺腹生子曰祖樾於是松甫君奉母命析家財而二之昆弟各得其一而歲入益微矣然祭祀賓客必循其舊有豐無殺力或不給女史脫簪嫁時裝遺以助之自奉

甚儉不輕製一裘一葛三十年來所曳婁者猶匳中衣也舉丈夫子一曰寶鋆女子子一曰小寶皆不幸短折女史心傷之結轖成疾久之疽生於乳醫者曰此倉公傳所謂疽發乳上入缺盆者也於法難治松甫君慮無子而弟又幼未有可後者有從弟𥙷詮字蓉甫與松甫甚相得也語之曰兄無患無子吾有子即以爲兄後及松甫君卒又三年而蓉甫始得子女史請如約遂子之子生甫三月又多病女史撫字如己出彭剛直名其子曰紀元字之曰殿春女史自知久病不永年紀元弱冠即爲娶婦𦄼雁之禮料量如常新婦入門尚强起慰問

然病喙矣光緒二十六年正月乙巳卒年　十　子一
紀元也恂恂儒雅稱其家兒撰具其母事實請余為傳
余習聞剛直稱女史之賢剛直每至西湖女史必渡江
來見而余適不相值未之面也剛直卒女史欲以事剛
直者事余余謝不敢當而其意頎然不可卻丁酉歲來
見我於西湖以所著絜香吟館詩見示余釐為三卷序
而歸之猶謂一江之隔相見非難不意其遽卒也因為
小傳附其家乘以存其人贊曰

剛直之門有女都講玉和珠投雲詠波訪詩情旣綺內
行孔修上承門祚下衍箕裘昔歲山居與君相見去歲

書來告吾病閒春風乍轉朝露俄晞爲修彤史永勒槐
眉

宣化府知府鄭君家傳

君諱賢坊字輿仙一字小滹又曰艇榭姓鄭氏先世居浙江定海縣龍山明季遷縣西門外　國朝別設定海縣改故定海爲鎭海遂爲今鎭海縣人曾祖觀洙祖椿並籍諸生父熙亦縣學生輸助備胥數至鉅萬　詔以知府候選縣志入孝義傳君其家子也年十二應試縣府皆在前列會軍興停試至道光二十三年始入郡學則年二十有一矣旋餼於庠二十九年考取優貢生歲

豐元年　恩科中式舉人以助修海塘授內閣中書其時軍務方亟道梗不通計偕之士裹足不得進君奉父家居益自奮於學俄甯波陷君避鄉間其妻兄陳中書政鑰素負幹材鳩集義旅招撫降人會合官軍密約西洋渠帥議復郡城君預謀焉郡城復當事者請君襄助善後事會有建議凡陷賊時受僞職者令出金助軍餉一切弗問君執不可曰賊魚肉吾民皆此曹爲之宜嚴治無赦遂與相左自引去同治七年入都會試成進士朝考一等引　見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　國朝二百餘年來鎮海人以翰林留館實自君始時論榮焉君鄉

試出王文節沈文定之門及會試又出朱文端文文忠之門諸公皆　中朝碩望謂練掌故砥勵風節君日與之游所學益進光緒元年大考列二等充　國史館協修及　穆宗毅皇帝實錄成君先充協修繼充纂修後充總校兩邀獎敘兼拜花翎文綺之　賜六年充功臣館纂修八年京察一等　詔以道府用是年授江南道監察御史時台州民金滿倡亂甯郡戒嚴君疏請勦除金滿懼遂降十二月授宣化府知府明年四月之官郡產皮革舊納官署者以千百計君至即檄裁之僚屬進見約以三事一聽斷二徵解三緝捕郡中大治十年

二月春祭畢驟患癱疾公年逾六十精力已衰自是遂艱於步履然治事如故也宣化山川雄厚風氣剛勁而苦多盜北境毘連牧場爲察哈爾故地時有騎賊闌入邊界君督州縣力行保甲自相守衛寇蹤遂絕時布政司使任公命管內籌備倉穀限期嚴切俄任公擢遷山東巡撫去奉行者稍懈君曰此良法也豈以任公去留爲作輟興敦勸富戶捐輸倉廩充焉民爲之歌曰公足不良公患孔長使我有穀使我有倉君以詞臣出領邊郡又在耆年宜可從容坐嘯而君任事甚銳如多倫之查木稅西甯之治邪教一奉臺檄投袂而行祈寒

酷暑皆所勿恤此君之勤也蔚州有買空之獄所司已定讞矣市井狙儈謀反之奉賄金爲壽君峻拒不内卒論如律此君之正也歷歴中外垂二十年至光緒十二年夏君年六十有四矣引疾乞休遂由海道而歸歸則杜門不出日坐胡牀以兩人舁之出入堂奥招桑梓舊交觴豆言歡意興如昔而瘓疾迄不瘳謁數十醫皆無效延西醫治之亦無效十三年七月庚申卒於里第年六十有五生平篤於天性事親至孝母吳恭人卒父不再娶君與弟賢域每夕侍父寢非得父命不入已室一生淡泊無聲伎之好閨門嚴肅無妾媵之奉性好施與

人以緩急告無不應邑中兵燹之後如修理　文廟及
書院及校士館及文武公廨有大工作咸出鉅資以爲
之倡官京師時以鎮海縣志亟宜重修移書邑中諸薦
紳勸成其事余預修鎮海志故得聞焉初娶於王繼娶
於陳贈封皆恭人子鴻壽附貢生福建候補同知綬祺
同治十二年舉人兵部郎中改官江西德安縣知縣卒
於官鍾祥光緒元年舉人今官金壇縣知縣女子子二
胡元欽方駿莘其壻也孫五志達志選志適志通志道
孫女九曾孫二

論曰　國家以翰院儲才其積優成涉者往往外擢知

府以余所見由承明而典郡依流平進卯剖符而西曲
益豬歷封疆者蓋指不勝屈矣君以未疾中年引退歸
未二年遽歸道山時論惜之然君守宣化數年卓有政
績可傳於後其子又賢鶴鳴在陰其子和之吾知其遺
澤之孔長矣

巢縣楊氏母子合傳

功令凡民間孝子節婦由地方官申報臺司以達於
朝而旌其門所以厚人心勵風俗也若節孝萃於一家
乃　國家久道化成之效尤不可以多覯嗚呼此吾所
以傳巢縣楊氏母子也母陳氏年十九歸於楊事舅姑

以孝治家事以勤以儉夫朝聘君病事之謹夜不解衣而寢晝則奉舅姑甘旨仍如平時朝聘君卒欲以身徇者屢矣以遺孤甫一齡忍不死罄所有治喪以紡績度日歷四十年雖飢寒不稱貸於人及其子能言即教之識字讀書并示以立身行己之道其子名某字善夫少穎異鄉先輩皆偉之家貧不克竟所學惟謹事其母有可以悅母者百計致之母有不悅悚惶求解必解而後已母歿春秋祭祀或良辰美景每念及母未嘗不涕泗沾襟也其臨財廉其交友信其待人仁且恕以品行重一時母教也妻某氏體君之意亦以孝聞道光二十八

年善夫以母陳氏守節年例與功令合請旌表如律令

善夫年八十一以明經終子慶長字吉堂遊吾門求見

述顛末請爲傳余曰母節婦也子孝子也故合而傳之

用伯夷傳例論具傳中故不再論

女壻王康侯及長女女雲裳合傳

王康侯吾長女壻也名豫鼎江蘇寶應人故福建巡撫

文勤公次子余曾爲文勤公作神道碑具詳世系茲可

無述焉余與文勤同成進士同官翰林甚相得文勤卽

有意爲其次子求昏吾長女以兩家眷屬皆不在未有

成議越五年余已罷官南歸文勤自京師屬陸星農朱

晴洲兩同年爲媒始納采焉同治五年文勤官浙江按察使命康侯至蘇州就婚於余寓康侯爲文勤愛子年十七入縣庠年十九補廩頗意謂科第可立致然以文勤貴故以官生應試官生有定額視民卷似易而實難屢試不得意庚午科已中式矣因文逾八百字又見擯鬱鬱成心疾至光緒元年乙亥　恩科赴試金陵第一場畢而毋劉夫人卒於家聞赴即歸及家見柩仆地而絕救之蘇則跳踉大叫若有狂疾者然俄文勤亦覺疾彌甚後雖小差迄不能瘳親串中有劉夫人者其尊屬也侗其病閒勸之曰寶應地僻無良醫曷至蘇從汝外

爲居庶醫療較便乎王氏故蘇州人其先世自蘇遷寶應白田鋪遂家焉文勤在日屢言及之康侯與吾女均與聞焉因有遷蘇之議光緒四年遂遷於蘇買宅幽蘭巷與余寓馬醫科巷相距不半里時康侯病小愈恂恂儒雅猶如故也文勤之薨也　天子憫其久勞於外賜長子儒卿舉人次子豫卿員外郎三子壽卿主事孫念曾及歲引　見康侯雖承門蔭拜郎官志欲以科第進遇鄉試仍赴之卒不售然束脩自愛無世俗之好疾作則閉戶獨居愈則仍能爲詩文而字體亦工整與人交尤誠懇蓋雖以病廢不失爲王氏佳子弟也一歲疽發

於背甚危幸無恙然精力益衰矣光緒十五年九月癸亥以疾卒於蘇寓年四十有五其明年十二月丁酉葬蘇州城外象寶山之原是日余七十生辰也親往送葬有詩云欲爲先世存遺蹟不礙他鄉卜墓田文勤可作當亦深韙斯言也康侯卒而子女皆幼於是家事艱難皆吾女任之矣吾女於道光二十四年七月生故名錦孫字之曰雲裳是歲余舉於鄉吾母姚太夫人喜曰此女有福甚愛之女自幼即勤於鍼黹亦識字讀書不甚喜爲詩詞而好染翰能爲大字余右臺仙館門榜女所書也其歸康侯也年二十有三矣舅文勤公與姑劉夫

人亦甚愛之曰此婦有福當興吾家女勤雖位至封疆清介自守閩撫故有由海關津貼之費不取一錢旣歿而閩中同官皆曰是仍宜歸之討在任四年所應得者逾萬三子分而有之康侯夫婦擕所分至蘇纔數千金耳吾女撫掮治家二十餘年中治喪葬事一治婚嫁事三迄未告匱其勤儉可見矣然雖貧而好施與歲終必以錢米施貧者今年吳中大疫又買藥施病者皆其口腹所節省也生子女甚多存者二子三女其長子念曾即奉　旨及歲引　見者也旣及歲以縣學生引見用主事分刑部光緒二十七年隨　欽差侍郎那公使

日本因先已捐同知指省河南故由同知保知府仍留
原省又由留京辦事大臣敘功保加鹽運司銜而漕督
陳公又保薦經濟特科可云有子矣次子念植亦縣學
生浙江試用縣丞爲文勤長子儒卿字廉泉者後初文
勤三子惟康侯有二子廉泉欲以念曾爲後而禮云適
子不得後大宗秦氏五禮通考歷引史傳證成其義又
王氏有自田先生者通儒也集中有立後辨援引其家
故事同寰公四子純甫無子以和甫次子宗武爲嗣不
以其長子祖武爲嗣又繩武生二子天纍無子而弟楚
材止一子於是不立嗣以待楚材次子之生禮家既有

定論王氏又自有故事於是吾女執不可廉泉亦遂從之以念植爲之後禮也念曾娶許氏亦吾外孫其母余次女也長女與次女極相得故聘其第二女爲長子婦而亦以其第三女歸許氏次子焉女自產第三女有積血在左腹去年忽移至右亦不甚措意後乃時時作痛且飽懣不能夕食蓋女自侍其夫疾憂悸慍終夕不寐及操家政又過勞心力交困其受病固非一日矣然甚屏勁作猶如故四月間念曾入京引 見送之於庭勉以清勤毋墮家聲勿以我爲念六月三日姚夫人生辰設家祭女來拜跪如常至六月晦而疾陡甚寖至不起

醫來亦莫名其爲何病女自與吾言腹有癥瘕前此血盛足以養之今血衰失養故爲患或信然歟其時念曾已赴汴梁念植游學於高麗其第二女歸沈氏者先卒第三女歸許氏者亦從其壻在高麗而念植婦劉在寶應惟長女及念曾婦許卒其孫兆祥視含斂而已女臨終神識不亂命侍者沐浴翦爪甲具斂時衣裙且曰喪事從儉毋妄費吾某處有銀九百省嗇用之猶可待念曾服闋赴官也吾某處有洋錢一千留爲長女嫁資毋動顧其孫曰吾在時溺愛誤汝讀書喪事畢汝努力毋自誤也又曰吾舅姑於月初已命人來迎輿者在門矣

吾欲待念曾等歸故遲至今日今則不能待矣言已遂逝時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壬申日加辰年五十有九余於初七日往視之女執余手若與訣謂余曰昔康侯亡擬請大人爲作小傳因循未言今不言無以見逝者余歎曰汝女子亦有文士名心乎汝勿憂如汝不諱當爲汝夫妻合作一佳傳今言猶在耳而女竟逝矣余爲六絕句哭之又爲此傳以副其臨歿之意嗚呼余年八十有二未死而子女殞其三憶內子姚夫人年六十而終其時二子二女皆在然則高壽眞非福乎方康侯之卒也握吾女手堅不釋女斷袂以授之曰子女在

吾未可從君去十二年後當與君相見耳乃納袂於棺
至是女卒果符十二年之約是亦可異也

馮節婦傳

馮節婦姓殷氏無錫人年十九歸馮同啟為妻咸豐季
年蘇常大亂馮氏居鄉間烽火相望一夕數驚同啟憂
憤成疾死節婦年止三十有六四子一女長子寶山年
十三歲次子得山八歲三子森山六歲四子鑫山一歲
女十歲以故里不能自存乃於同治元年挈子女至上
海傭於人餬其口猶不給乃以鑫山嗣於他族以女許
李氏為童養婦煢煢孤寡僅以自活及亂定乃豫蓄棊

氏女為寶山婦而復歸於故里大亂之後家業蕩然老屋數椽稍避風雨婦晝夜操持撫其三子至於存立寶山婦早卒生一子一女亦殤得山娶孟氏生三子森山娶唐氏續娶程氏生三子一女婦畢生辛苦至此三子六孫孫又娶婦可望得曾孫而婦老矣光緒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以壽終年七十六嗚呼婦以蓬門桑戶之女深明大義夫亡之後經歷亂離備嘗險阻苦守四十年誨孤有成門戶不墜可謂賢矣余因得山之請紀其大略如此表章節義固舊史氏之職也既以慰其孝思亦以爲薄俗諷焉